國朝文錄

湛園未定稾文錄引

湛園未定稾慈谿姜西溟先生著先生爲人甚奇非尋常文士可及以布衣入史館　天子知其能文宰相爲之薦達至老始得一第卒緣事死于獄中王阮亭尚書深以爲愧論文喜國策不喜左傳故其文亦善議論不善敘事議論之文縱橫貫穿直入子瞻之室最奇者爲春秋四大國論指畫情勢證據古今理足氣昌足以垂訓萬世江防海防二稾亦有用文章坐而言可以起而行者也全謝山稱先生文最知名者爲明史稾刑法志極言明中葉廠衛之害淋漓痛切以爲後王殷鑒今其文不見集中惟存刑法志總

論擬藁而已集中序最多神來之篇直遡北宋而上而援引鋪張至遒掉或不靈俗體或未脫者亦間有焉分別錄之颯颯乎大雅之音已雜文可觀者亦多惟表誌之作營壘不堅不及堯峯遠甚茲選於敘事之文惟錄先太常傳一篇餘盡從汰蓋非其所長也魏叔子嘗有言曰侯朝宗肆而不醇汪鈍翁醇而不肆姜西溟文在醇肆之閒但好意太多不能捨割三復其文眞知言之選已上

高李祖陶撰

湛園未定藁目錄

卷三

京口義渡贍產碑文

先太常公傳畧

湛園未定藁文錄卷一

慈谿姜宸英西溟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周其蓖　校刊

春秋四大國論上

春秋之大國四，內則齊晉，外則秦楚。齊晉至春秋之末，俱相繼亡。（此處頗難解，明眼人將爲拈出）而秦楚延世又數百年，及楚亡而秦卒得天下，其故何歟？語有之：木再實者其根必傷，則齊晉之謂也。齊自大公表東海以來，其勢固日趨於强矣，及於桓公之霸，率諸同盟，南征北伐，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天子致胙，命無下拜，蠻夷君

長冠帶之國。無不東面而朝於齊。其自謂與三代受命之君無以異。可謂盛哉。桓公死。晉文繼霸。子孫之主盟中夏者累世。諸侯以國之大小。歲受貢賦。庭實充溢於公府。貨賄交賂於私室。天王召會而即至。侯伯見執而罪已。是時天下靡然不復知有天子矣。夫始之有霸。以尊天子也。至其後。乃奪天子之勢而自予焉。而天下不敢以為專。然人臣而擅天子之數。此豈可以為常者哉。齊桓公後。歷世不振。至康公而國篡於田氏。晉用六卿。亦移其祚。非齊晉之國。至是而始亡也。其始之裔制諸侯。討貳舍服。所以耀吾軍實

霸○既○不○得○有○者○其○根○必○傷○之○理○然○只○一

管○狐○出○來○力○何○盛○隨○動

以奔走讋伏乎天下。而恣睢以享天下之奉者。其力固疲。而氣固

已胡矣一旦大權既去蹶然顛仆何足怪哉若夫秦楚則不然春秋莊九年書荊敗蔡師楚僻在夷至此始通中國二十年伐鄭始稱楚僖十九年始得與諸侯同盟於齊方其未與中國接也楚特崛彊於江漢之間耳王室之所不臣擯之爾中國之諸侯非類畜之者也及其得志爭盟中夏征東四出則楚之禍西連於晉南挂於吳乎昭之際君臣奔命不暇而國之幾亡者再矣然其所以宜亡而不亡者何也吳滅於前而晉分於後也自三晉之分力不足以支秦楚則楚之危者以安而秦之弱者以強故晉之存亡此秦楚安危強弱之幾而春秋之一大變革也由是觀之楚之延世之

久長者以其爲中國後起也楚雖後起而猶幾不免於亡者以其威太盛也故盛者必衰强者必折自然之理也秦國尤僻小雜於西戎穆康之世與晉搆釁見於春秋至於他國所用兵者鮮矣傳稱穆公并國十二開地千里其所攻取大抵皆在戎翟之界方是時泗上之諸侯奉盤敦歃血而爭長者嗷然於壇坫之上喜而朝怒而叛者紛紜於晉楚之境其視秦若不甚可畏也秦亦淡然無此一段若折若連神味無窮所與擁崤函之固迴翔孰視而不敢以爭一日之雄左氏曰秦穆之不得爲盟主宜也不知盟主非秦之所欲也秦唯不自爲盟主故能蓄積其氣勢徐以待諸侯之衰而乘其弊歷於孝公之初辟

士益厭然河山以東強國六。猶以夷翟遇之。擯而不得與盟會。則夫秦之所以終強而六國之所以或微或滅者。其必以此免。或曰吳越之興亦後矣而驟滅何也。曰吳越之君純用夷禮而無法度紀綱以維之。此如水潦之暴漲。何足與持久哉。秦不妄慕乎中國之盛。常自棄於僻陋以俟時而後翔之。故齊晉與六國亡。而秦不亡。秦又不純以夷翟自處。而法度綱紀秩然有以維繫其上下。故雖其後起之強大如吳越者皆以驟盛而滅。而秦不與之俱滅。且此非獨於秦楚然也。詩曰緜緜瓜瓞。昔周之中世嘗微矣。不窋失官。竄於戎翟之閒。歷夏商千餘年。天下幾不知有周矣。公劉遷豳

此段亦緊

此意無人見到

又開出下文

猶稍稍生聚與其人執豕於牢爵匏尊而酌之此其自視與天下何如者然大王一出岐山之陽伐柞棫走昆夷勃然起翦商之志不數傳而得天下是何始之微而終之盛耶不知使夏商之世而周即能強大如桓文時則其後且覆亡之不暇何暇以天下爲哉故曰其微也斯其所以爲盛者也然武王既得天下散馬放牛櫜弓

遏迺捍其緊氣局甚暢而後振亦翻面俱到 前以周家作正對照以武王作反

矢包干戈以示弗用使天下者仍不知有周者而後民安之而始皇曰翼翼焉出師強胡加誅勁越窮兵黷武以外示其強大之形強大之勢震於外而危亡之機成於內矣則亦異乎其始之所以立國者矣

立論詳確之至而發揮亦最爲透徹文筆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殆合歐蘇爲一手者

立論詳確有目皆知最愛其文心最靈局陣最變說一面而面面俱透擘一節而節節皆應學者能於此文心識其妙而得其搆思運筆之所以然其於古文思過半矣○通篇分五節讀而歸重在秦齊晉行事相符故同作一段楚事起手與秦近而後事與齊晉符故另作一段秦則純乎取天下之術矣故正講後既引吳越以駁之復援周家以證之然未有天下之先與周同既有天下之後則又與吳越同矣推勘到底更無餘意待後人

補正如此手筆那得不冠絕一時

春秋四大國論下

齊晉秦楚歷世之修短吾既已言其故矣然此猶論其大勢也非其所以受病之處也夫人之稟命於天壽夭不同然其將死也必有其所以受病之處知其病而消弭之於早則病者可起死者可生不知其病而預爲消弭之則亦已矣晉之六卿齊之田氏此其受病之處也國之有强臣（二句最精警）如身之有痞瘕齊晉之君不知消弭而聽其塊然於胃腸之間方其未發手持足行耳目便利視之猶人也及其既發而塊然者已不可復圖矣秦楚之君之治其病也唯不（此句暗提）待其既發而圖之故其治患也不勞及其患去而國之元氣亦以

愈固蓋權臣之竊其國也類非一世之所能爲也其積之有漸故其治之有因且其初非必皆國之小人也彼陳敬仲趙文子之徒豈逆知其子孫之有是事哉勢之所趨極重而不返則雖有賢明之君忠正之臣常不能保其後之不爲亂夫秦楚之君之善治其病也亦揣其勢之所必趨而逆折之無使之至於不可反斯已矣（有天下國家者解此可以經世無患漢之外戚唐之藩鎮宋之權臣皆不能逆折之過）楚之有令尹也此大權之所萃也令尹之任有大司馬左右司馬政出於令尹而兵柄則分掌之司馬子木爲相蔿掩爲司馬使具賦數甲兵既成以授之子木故曰司馬者令尹之偏王之四體也昔者子元鬬椒俱嘗爲難於其國矣發不旋踵身被禽滅其時之

家臣宗者不聞有擁甲以觀變者兵柄不屬故也令尹之權既分緊○接○緊○講
而其制國也尤有法分國爲縣縣設公以處之內有變則入而靖
亂於內而强臣不得縱恣以爲內之大患子元伐鄭還處公宮而
申公鬬般殺之白公稱兵而葉公諸梁自蔡入而討之是也外有
患則卽發其縣之賦以征討於境外救鄀之役申公子儀息公子○鬬○督○有○賦○處○處○體○心
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繞角之役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
蔡陰地之役司馬販起豐析之衆以臨上雒是也齊晉大夫之有
采地以封殖其私家故曲沃據而欒盈叛邯鄲入而荀寅叛晉陽
修而趙鞅叛狼丘封而雍廩叛而楚則不惟使之不可叛而反能

因其力以外備諸侯而內制其強臣齊晉之衰以家之有藏甲而楚以令尹之權欲舉國而唯吾用之而且有所牽制而不可動其制使然也楚令尹之權既外其制國也有法而其因事杜害也尤有械昔者子南為宰其士觀起無祿而有馬數十乘康王聞之車裂觀起尸子南於朝遷子馮繼之所寵者有馬八乘聞申叔豫之言謂之生死而肉骨夫宰臣之寵士而使之有馬自常情視之非甚大罪也然楚之君臣涕泣相告若危亡之立至而誅殛隨之則（所謂不待既發而圖之也）其慮患也不亦密乎（暢發楚事秦只連類帶詳）秦公子鍼出奔於晉有車八百乘謂晉大夫曰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乃知秦與楚同一意也公子鍼親景公

弟終景公之身不敢以返國則人臣而富者是秦楚之所深仇也其後秦昭王一聞遊士之言逐穰侯華陽君之屬而出之境若去毒螯夫秦之日夜思芟鋤強臣而欲已其病者如此其至也故封建之不得不廢亦其勢然也秦之祖宗固欲廢之矣且此豈獨秦之意使秦不得天下六國之君得之吾知封建亦必廢何者強臣者在一國則一國病而在天下則天下病也自漢以還封建廢而天下未嘗不治秦廢封建而以無道行之焉此其所以得而復失之也

三意蟬聯而下確鑿指畫皆足爲後王殷鑒

○○蕭望之論

班固曰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以來社稷之臣予謂望之守常而不知變知姦小人而不能容君子社稷之臣不如是也始望之與史高同受宣帝遺詔輔政而高者帝之肺附之親也昔魏相謀去霍氏之權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復因許伯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是時霍氏雖切齒於相而終不能加之害者以許伯之爲主於內也史高雖與恭顯相表裏然爲腹心之疾者恭顯也恭顯去則史高者一叅之具臣耳何足患哉爲望之計莫若姑舍史氏而無與之爭且與之周旋其間設疑而多爲之間則其黨可離

而恭顯可逐也不知出此乃欲一舉而並去之夫與人同受顧命於先朝未聞其有大罪極惡輔政未幾而其所排擠者乃在肘腋之間此自常情視之亦必以爲疏離骨肉專權擅勢也（二語用望之獄詞）況元帝闇主哉卒之使恭顯得見德於史氏而藉之口實者望之也望之可謂不知大計矣且恭顯之宜去不當在元帝而在宣帝之世宣帝任用法律寵二人以爲中書令樞機之重歸於宦豎昔蓋寬饒嘗知以此爲患矣以其地踈而言訐故終於不納望之爲宣帝敬信大臣則當力陳履霜之戒請還中書之選更置士人罷二人而去之宣帝明主必能見聽不聽則以去就爭之可也既不

能弭患於未萌之先而徒欲强制於橫決之後固已不可況宣帝〔一折一深一宕〕以〔何[illegible]〕法律任非賢而望之先以法律佐先帝則豈惟不能去之抑所教之使用也何以言之嘗考宣帝之世無罪臣之被殺者四而獄成於望之之手者有二焉始附魏相則劾趙廣漢後去左馮翊惡韓延壽之聲名出己上因劾韓延壽二獄詞之上史皆云天子惡之惡之云者史臣之微辭也謂其文致之巧有以深中其忌矣夫〔四段言其不能容君子〕其果於用恭顯而不疑者以此也吾觀望之量狹而妒前以霍光輕己則謀霍氏以丙吉居己右則短丙吉馮奉世斬莎車王大功也而止其封爵張敞舊交也元帝欲大用之則沮之使抑鬱以死

夫張儆與廣漢延壽奉世之數臣者皆强幹忠正有力之人也望
之縱不能前去恭顯使其能保全善類陰留之以待嗣主之用則
危疑之際必有所濟詎已大失至於顛仆乃反恃一儉邪讒諂之
朋而寄之耳目焉欲以是除君側之惡豈不悖哉大臣當國如
事之之所遇不可勝數欲將小人（收緊一段）則當先散其黨欲小人不爲害
則莫若內植（收緊一段）其君子之交既不能用小人以外撤其腹心又不能
樹君子之交以自固其氣勢反使小人得以乘機抵隙於其間終
至禍發身死害貽國家未可謂之不幸也
議論一步緊一步而結尾一段尤爲不刊

二氏論

朱子謂佛氏之書其徒採取老莊之旨爲之其後道家既失其傳反竊取佛氏經教之最膚淺者爲道經譬如巨室子弟亡失其先世所遺珍寶乃從其人竊得破瓮甕之器誇之以爲已有由是言之佛與老雖異而其言初不異也其說精矣然自東漢至宋未有分佛與老爲兩人者也袁宏漢記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淸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此佛教初入中國之言也而所謂淸淨無爲者則老氏之說矣東漢楚王英傳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

齋戒祭祀桓帝立黄老浮屠祠於宮中言黄老即曰浮屠者明其爲教本一也至襄楷上書桓帝始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道經亦云老子入關之天竺托生維衛國王夫人晉顧歡夷夏論亦云又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處其言固怪誕然楷東漢人時佛教流傳中國尚未久其言當必可徵孔子思行先王之道於東夷老子悲周衰去之西域爲浮屠亦其類也而或者執所聞見以爲難信吾意老子出關之後其去留存沒嘗不至寂然無考使其一無所傳述既以屏棄老死長爲戎羌之鬼矣則孰

一反詰使明筆法亦妙

與其以柱下終也而自崎嶇於流沙萬里之外此何爲者大史公

譬言老子即老萊子年百六十歲又云二百餘歲又疑爲大史儋夫老子一人耳一以爲李耳一以爲老萊子一以爲大史儋當其在中國時已難定其蹤跡如此則去之西域一變而爲浮屠亦理之無足疑者也孔子曰龍吾不知其所變化此爲深知老子者至其徒始兇而自私其教曰吾佛也彼老之徒方瞀然不能復名其師之說然後二氏之黨始判然其不可一矣（分別的確）予謂今之爲老之學者譬之老氏之嫡子也爲佛之學者譬之老氏之庶子也嫡失其世守而丐貸於庶子之家則今之道家之謂矣然而其本固一也尤可異者若今之儒家者流剽取釋氏虛無幻妄之言一舉而附

之孔子講解傳習流染蔓延是眞所謂竊人之餘以爲已實而不知愧者也然而道家之慭以其先世之失傳耳至吾孔子之教五經六藝之文燦如日星之垂列江河之流衍厳之而愈明滑之而愈淸一舉正之斯昭昭然白黑分而邪正別矣是其實固未嘗一日亡也舍其家千金之璧而羨人之瓦缶釜甑以爲美然且不惜穿穴而求得之若今之儒者是二氏之徒之所竊笑者矣

此承上兩段總說下

從朱子之言悟入而雜引漢晉諸人之說以證之立論甚創而根據甚確一結尤嚴

〇〇〇江防總論擬稾 大清一統志

岷江會衆川之流出峽而後滔滔東下。然其勢猶未極盛也。至過江陵則漢江統西北之水而趨鄂渚。洞庭合西南之水而出岳陽。又經黃蘄而向潯陽。則彭蠡會饒撫贛袁諸方數千里之水以南出湖口。東北納淮南之衆流。泄宣潤之陂澤。所受天下水幾十之四五。自九江以下兩岸南北涯涘無際。汊港縱橫。故小則漁徒鹽戶出沒藏姦。大則巨盜之揚帆鼓棹挾風濤而負固者。不可誰何也。明制用都御史設操江署於應天府之新江口。上起九江府之南湖汎。下至南直圌山三江會口。一千五百餘里。以時分班操練

（曾◯將大鈞揖清）

水師又設南北兩巡撫兼理兵務操臣任江中撫臣督岸兵互爲策應而兩御史巡閱之於是取民間之少壯充弓兵巡司保伍聯結制姦人無所得出入洲渚港浦步步設備營柵相望櫛比而鱗密矣 本朝定鼎初設操江駐池州改駐安慶康熙元年始議撤巡江兩御史裁操江而以其職幷轄之於總督都御史規制稍變焉臣謹按古之有事於江者未有不因江之利者也（纖將主意析出）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長江固天下之至險也而亦有國者之所恃以爲守也徒知其害而不知其利因用之以取勝豈謂善識時勢者哉（離分三駐得取過篇）

然而有南北之分勢有敘業之大勢有一統之全勢所謂南北之

分勢若孫吳東晉五代及後唐南宋是也時則以金陵爲居重以上流爲控扼以全蜀爲根柢蓋自京口而至秣陵是爲長江之險自武昌而至江陵是爲荊湖之險守長江者以兩淮守荊湖者以襄漢南宋李綱論守備之宜請於淮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裨進守支郡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其說備矣南唐能瀕淮把淺之戍周師得以深入楊行密與朱溫亟戰於淮上溫不敢渡江而楊氏遂能以淮南一隅與中原抗此則淮江相爲脣齒之效也晉羊祜據襄陽險要開建五城紿吳人罷守石城杜預得以收江陵之捷晉陶侃取襄陽命桓宣守之而趙人不得越

漢沔以取荆此則襄陽與荆湖相與脣齒之效也然而根柢尤在於蜀者江之所從出也我不得蜀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矣晉之滅吳隋之平陳元之燮宋皆先取蜀而後舉兵隨之其已事也獨典午南渡未嘗得蜀而得宴安江表數十年無西顧之憂者以蜀之未與中原通也苻堅既克漢中復平蜀密令人預備舟師於蜀將以入寇於時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使其不輕身先進徐以待東西萬里之師水陸俱下以壓區區之江左豈有幸哉故蜀困而後襄漢得爲荆湖之藩蔽荆湖守而後兩淮得爲金陵之門戶此偏安之勢然也宋之取江南也所出之道一荆南

此沿江而下之師也。晉之取吳也。所出之道六（涂中江夏武昌夏口江陵益州）而沿江之道五。隋之取陳也。所出之道八（六合襄陽永安江陵蘄春廬江廣陵東海）而沿江之道四。元之取宋也。所出之道二（淮南襄陽）而沿江之道一。則上流之勝勢斷可識矣。獨明太祖起兵淮甸。日決勝於吳楚之間。其始由和州渡采石取集慶。尋取京口以斷張士誠絕江之路。既而陳友諒襲太平。犯龍江不與之爭於境內。乃泝流直上而西殪之於鄱陽。進兵武昌而東南大定矣。此所謂因江之利而善用之以取勝者。開創之盛業。帝王之極功也。至於承平已久。風波恬息。持籌長算之士。無所得騁其閒。其視長江衣帶。固漁人舟子之所以漱

游而玩狎之者也然而備又不可以不預也昔吳起涉之對魏王曰江自西陵以至江都七千五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處猶人身七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者亦數處耳彼所謂數處者不過西陵荊州九江采石京口迫江諸險要而已此特就其國言之也（推出一層論發圍暢）若夫有天下者則其風寒之所當護者又有大於此者焉試以明事徵之正德間劉齊之寇泝流上至九江又下南京往來者三如入無人之境然其始亂則近畿也其末也賊張獻忠由黃州團風鎮飛渡武昌陷省會全楚魚爛同時羣盜豕突池和廬鳳悉經焚掠烽火照於江南然皆自秦豫來也如是病有

所從起患有所必備雖七千五百里之外孰非吾一體之所當護者乎而況卽此七千五百里中水陸之路斜汊支港傍蹊曲徑觸處成險雖節節分營而於各營之中又自有其護風與者其規模宜廣其布置宜密故善爲防者必合天下之全勢而計之務使遠邇聲息眞若一體之相周流聯屬而不至有一旦猝然不可救之患而已此在一隅偏安者苦於掣肘而若有所不及爲今舉天下之大唯吾所欲爲之而不致有猝然不可救之患者非萬世一時哉故曰有一統之全勢者此也我　朝撥亂之餘功令一新所遣將軍都統以下星列碁布於荊州江寧京口諸重鎭奇兵游兵巡

仍復扑

扼要之論

借襯文遙醒本意即提下文

按論本朝雍容淵大

江諸營或守禦非常或往來探哨千里之遙應若呼吸隔江南北若連指臂以故比年以來滇黔兩廣外暨九眞日南珠璣孔翠異香文犀廝甤寶㯼之貢浮江而入河者若過於枕席之上巴蜀之名材荆楚秔稻連檣接艫而輸於天府散給吳越者若取諸左腋之下可不謂盛烈哉然而（平兩粵舞余編贈槍）芟薙萌芽堙塞罅漏圖大於其細制近於其遠吾之法一定而天下之變日出而不窮其不得以太平無事而忽之也明矣臣謹按明制江防與唐宋經略微有不同者嘉靖以後懲於倭患江防（又添二營）與海防相爲表裏也江自京口金焦起下與海接爲第一重門戶外泛於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則爲入

江第二重門戸也。江南以及通泰之呂四場掘港諸處與海相通者。在在皆所經畫。凡以防江。卽以防海。此其所以視前代加重。而

我

皇上於今海氛旣靖之後。猶不能無加意於門戸之守者。明主之意。周乎天下。誠非前代帝王所能及也。舊明操江臣洪朝選、故有江防要覽諸書。後、吳時來作江防考。王篆繼緝之、 本朝順治間、操臣李日芃、具有成書。皆略載當時見行事例而已、不及有所證明。臣今紀自明世以及 本朝設官各汛要害。參伍古今。備志沿革。而於大江源委。亦詳著於篇。

三條縷析而歸畫於一統之 當頭防上下千年供其抵掌
縱橫萬里如在目前此眞經圖 有心世務者當座置一篇
以自省也

○○海防總論擬稾　大清一統志

從平清海寇說起

國家混一區宇聲教覃被迄於無垠唯是東南縮海而州者千餘里一二狂孽弄兵島嶼烽烟時接吳越閒至不得安枕而寢

皇上御宇之十八載神謀潛運倒平反側從疆吏請以次用兵於臺灣樓船直指漿組待命厥角稽首恐後遂畧定其地

天子乃按輿圖置一府三縣設之官府綏戢之易鱗介爲衣裳於是依島之國爲我邊界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皇哉振古無前之偉烈雖詩書所載何以加茲先是海寇鄭成功盤踞金門廈門閒尋奪臺灣居之遊艐入犯飄忽南北軍吏苦於奔命康熙初廷議以

此即申說前段而加詳

爲徙民內地。寇無所掠食。勢將自困。遂悉徙粵閩江浙山東鎮戍之在界外者。賊計果絀。降者接踵。二年立定界樁。逓歲遣官巡閱邊海諸郡縣。八年、有詔稍展界。縱民得採捕近海。十三年、成功子經、乘閩叛。游居漳泉。王師收閩。寇遁。疆臣再修邊備。而海壇金廈。復置戍兵矣。十九年六月、福建督撫臣、議處投誠之衆。奏請給還民界外田地。以無主者俾之耕種。且曰方今海外要地。已設提督總兵大臣鎮守。是官兵在外。而投誠在內。計可萬全無慮。詔許之。閩界始稍稍開復。二十三年五月、克臺灣。十月兵部議。請咨省開界。得旨。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田地。可給民耕種。諸

經理防守事宜。其擇大臣往視焉。乃以工部侍郎金世鑑、都御史呀思哈往江南浙江，吏部侍郎杜臻、內閣學士石柱往福建廣東。

上面諭遣之，許以便宜設防守。事竣奏聞。世鑑等往會督撫巡視，遂盡復所棄地，與民各就地險易，撥置戍兵。疏上報可。自是沿（用兼筆稱往前文）海內徙衛所巡司墩臺烽堠寨堡關隘，皆改設於外，略如明初之（船手帶出沒驗作數層鋪張綿延浮擺如洪波大壑游希無際）制。民內有耕桑之樂，外有魚鹽之資，商舶交於四省，遍於占城、暹羅、真臘、滿剌加、浡泥、荷蘭、呂宋、日本、蘇祿、琉球諸國。乃設榷關四：於廣東澳門、福建漳州府、浙江寧波府、江南雲臺山，置吏以蒞之。使泉貨流通，則奸萌自息，此上策也。而諸番綏耳雕腳之倫，貫領

橫裘之衆莫不輿譯欵貢叩關蒲伏請命下吏凡藏山隱谷方物瓌寶可效之珍畢至闕下輸積於內府於是恩賚之詔日下德澤汪濊耄倪歡悅喜見太平可謂極一時之盛（特開出湖篇）然而帆檣接於內地則盜賊生心互市通於外國則狡焉思逞此前代已事殆未嘗不警誡而後稍弛防患輒中之宜皇上之惓惓南顧慮此至重也始明太祖吳元年用浙江行省平（此與下段並詳敍明代經制）章李文忠言調兵戍海鹽海寧各州縣洪武二年命參政朱亮祖副平章廖永忠取廣東遂命亮祖鎮守建置衛所七年詔以靖海侯吳禎爲總兵都督僉事於顯副之領江陰廣洋橫海水軍四衛

舟師出海巡哨所統京衛及大倉杭州溫台明福建漳泉廣東潮州諸衛官軍悉聽節制事權專而責亦綦重矣十七年起信國公湯和於家使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和至浙則建議北起乍浦南訖浦門縈迴二千里設九衛築五十九城及諸所巡司民丁四調一爲戍兵是年江夏侯周德興亦築福建海上十大城置巡司四十有五按籍練民兵十餘萬戍並海衛二十七年勅都督僉事商暠巡視兩浙城隍備閱軍士又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時廣東都指揮同知花茂上言請徙廣屬逋逃蜑戶爲兵增設依山硇石等二十四衛所城池於要害山口海汊立堡撥

軍戍守詔從之而命傑董其役故閩廣江浙一切海上陀阨城堡（亦用以漸神佳）傑德興和所建設爲多蓋是時中國數被倭二年寇山東並海郡（故備起所以建設之故）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遂轉掠浙閩自後南北並受其患太祖深憂之先後設衞所屯軍所轄於衞衞轄於都司而總屬之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衞列五所及衞鎮撫軍凡五千五百有奇各衞屯田軍率十分其七守城三屯種屯軍一人賦田二十畝而官征其什之一軍屯錯列分堠而守自粵抵遼延袤八千五百餘里烽火相望而並海（此語勢緒下段）以南迫近倭故其戰守備尤密云廣東瀕海之府八其六府分爲

三路。東路惠潮。接壤閩疆。商舶通番所必經也。左挈惠潮。右連高
雷廉者。是為中路。廣州倭寇衝突。莫甚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
高雷廉又次之。高雷廉西洋貢道之所從入也。守廣者以三路為
扼要。福建設水寨五。在漳州曰銅山。泉州曰浯嶼。興化曰南日山。
福州曰小埕。福寧州曰烽火門。皆控制於海中。浙江立沈家門水
寨。兩浙衛所戰艦。協哨南哨至玉環烏沙。北哨至馬蹟洋山而歸
重於舟山。定海。江南之邊海在蘇松。松有海堧而無海口。其要在
陸。金山衛為之衝。蘇州之沿海多港口者。各設水兵堵禦。而崇明
為賊所必經地。故兩處皆設重兵鎮之。至狼福山與圌山三江相

呼應又爲南北海防第一門戶江北之戰水陸兼用登萊三營連絡曰登州曰文登曰即墨其外島嶼環抱迤邐以及遼陽而金復海蓋旅順各衛星羅碁布足嚴守禦此其大凡也（結往上文）（此段總括）自成弘後訖嘉靖初倭警寢息者五十餘年邊備廢弛衛所屯田并兼豪右軍戶（承滿門倭亂說禍安醞釀處最著精神）亡耗不復勾補水寨移於海港墩堡棄爲荊榛哨船毀壞不修而奸民逸囚漁人蜑戶咸伺隙思釁勾引山城失職之貢使嘯聚稱王騷然蠢動一旦鋒發四起武夫喪氣抱首鼠竄賊無亡矢折刃之衂蹂躪徧於江南城野蕭條白骨塡路矣然後謀臣猛將分道（此句即伏下段）出鎮增兵設屯人人扼掔而談戰守起壬子至癸亥首尾十餘年

中國始得安息此浸失祖制之故也嗟乎總制胡宗憲之言曰夫此段鄭旭明代撰按

謂之海防者則必宜防之於海猶江防者必防之於江國初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百餘隻更番出洋哨守海外諸島皆有烽堠可泊後弛其令列船港次浙東於定海浙西於乍浦蘇州於吳淞江及劉家河夫乍浦灘塗淺闊無所避風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防海要地故議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鼎峙哨守相聯可拒來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久爲賊衝三路之要宜以總兵屯泊其地每於風汛時協軍巡哨使不得越島深入則內地可

以安堵。總兵俞大猷亦曰、倭自彼島入寇。遇正東風。經茶山入江以犯直隸。則江內正兵之船可以禦之。遇東北風。必由下八山陳錢淸水。馬蹟蒲嶴下。興長途衢山楊山普陀馬墓等嶴。經過然後北犯金陵。西南犯浙江。請於浙江共設樓船蒼船數百隻。分伏諸島。往來巡探攻捕。名之曰遊兵。而遠遏之於大洋之外。議者多是之。或謂海棲經月。必有颶風。巉崖複礁。廉厲。倖斂。戢不可下碇。癸丑、俞大猷圍王直於馬蹟。蛟龍驚砲。起幾至覆沒。師旋賊逸。乙卯、秋、浙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暴風雨大作。飄舟以萬計。是邀擊海上之難也。蓋倭從南來。晝行夜止。依山棲宿。始至必泊陳錢

次馬蹟次大衢次殿前洋山若釋傳然可逆數知也然海波無際賊䑸知諸山有備東西南北何所不適嘗聞海中長年云避颶風者舍山泊泛大洋多得全逆知死地不避寇知豈出其下哉故必依此四山嚴會哨應援之令潛師伺敵發無不中此與設官屯駐顯示之標者利害相去懸甚右通政唐順之疏曰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連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遏賊入寇之路藏吳淞江定海港口國家設縣置衛者以此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今宜於春汛時用兵備數員駐崇明舟山而總兵以下分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不絕其遠哨必至馬蹟而止副

使譚綸甚善其說而謂陳錢馬蹟諸山在內海之外止可出哨不能設守蓋海戰之難有四萬里風濤不可端倪白日陰霾咫尺難辨一也官有常汛使賊預知趨避二也孤懸島中難於聲援三也將士利於無人掩功諱敗四也昔江夏侯五水寨舊址設在大洋後人以應援不便移其三於海岸致寇無門庭之限議者謂宜復如舊制或謂復之不便而信國經營浙海蘗下八山不守謹置汛於沈家門人卒便之非江夏之先見不逮信國浙閩之勢異故也然賊自五島開洋諸山曠遠蕭條無居人得探捕小民嚮導以來近岸常無覺者自嘉靖乙卯後　洋之法立哨探嚴緊官得預備

則籓籬之守其法終不可廢故必哨賊於遠洋而不常厥居擊賊於內洋而不使近岸斯策之最善而當時之議亦卒未有能易此者也初日本之犯中國山東寧海成山諸衛數被其毒及嘉靖之亂首犯福建以及浙直而延蔓於淮揚獨山東竟未嘗被兵何也此明倭患與前後不同之故敘中情事蓋明起南方大兵所聚北地置戍猶少故寇時躪入然東南猶不免焉迨防守既密南北少事承平日久士卒生長南方風土脆弱兼之衛所軍部衆不多兵力散渙而瀛渤之間風氣堅悍如故寇來獲少所失亡多所以日夕垂涎江南北或比壤一日而破數縣或千里同時而殘諸郡其時召客兵募土著徵調煩苦民力大竭

必待督撫重臣前後彈壓而後定　本朝創業衞都指揮千百

以近事作收 釋起手法

戶之兵而槩統於將軍提督總鎮分領於城守協鎮以下大者宿兵累萬次亦數千各城保守要害淸野以困跳踉之賊如是者三十餘年而卒制其命賊不能以流劫郡縣生民不至大困者兵力之出於一故也時勢不同代各異制考之於古三代以前尚矣秦

補說明以前事

命南海尉任囂築龍口漢陽嘉中亦詔緣海益屯兵備盜賊至晉咸和間趙將劉徵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南沙今常熟縣地尋寇婁縣武進郡縣擊却之此自北而南寇道之始通而海上自此漸以多故及晉末運恩循道覆相繼倡亂始

入會稽上虞終於廣州始興又寇道自浙入廣之始也時謝琰以會稽守督五郡軍事率徐州文武戍海浦今自龕山而東至闌風石堰鳴鶴松浦蟹浦定海皆其地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後裕與盧循相持濟陽潛遣水軍從海道襲其番禺則其戰守皆在吳越之間史記恩嘗一走郁洲今臨朐縣東北有郁洲山而未嘗逸出爲民害然則防海之亟於江南舊矣顧其制不概見考宋時嘗於明州招寶山抵陳錢壁下置十二水鋪以瞭望聲息然宋終始未嘗罹倭患也至有明之世建置詳矣謹次明自洪武以來所設官立軍以防海外海港海岸事宜各省會哨海界及

日本朝貢入寇互市始末然後備列　今制別爲篇如左嗚呼强

總論作收總論於不邀功不弛備

弱因乎時也盛衰本乎治也明太祖不勤遠畧來則撫之貳則絕之選將練兵修備日如寇至故不庭之國再世來王後人反是卒以召亂今

皇上端拱穆淸之上闇昧幽阻罔弗耀以光明以故

天威所震陸讋水慄猶數諭邊吏愼固封守毋敢邀功生事疆埸之臣亦朝夕討訓以稱

上德意今坐享太平覩所經畧若纖悉過計一旦有事舉而措之成法具在始知創制者之用意深遠不可測量而以遺萬世之子孫久安長治者豈其微哉臣所撰次依

海道所經自廣東西路始福建、浙江、江南、登萊天津衛、遼陽、以次及之又括海南北所經各省郡縣自為一卷其沿海山沙寇艐入犯分合日本輿地皆有圖

前事為後事之師故於明初經倒明臣議奏詳悉鋪陳大抵惟有備可以無患雖居安亦當慮危觀嘉靖間倭患之由及瀛渤間獨不被兵之故夫亦可憮然矣老成練達不同紙上空談

湛園未定藁文錄卷二

慈谿姜宸英西溟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周其芬

騰笑集序

騰笑集者友人朱君竹垞所自名其入仕以後文也余癸丑在京師葉文敏公得君集讀竟歎曰古雅固所不論尤難其無一語夾雜是時君方襲處士服涸跡公卿間文敏所歎謂其能不爲世俗語也後君起制科聲譽焯然自貴公豪家五方游士無不欲丐一言爲重君伸紙舐筆日盡數牘或非其雅意所欲爲倦則隨手應

之咸足其願而去以此積文至多君裒爲集若干卷示余余曰是不可以質文敏爲削其冗長者存僅十之五六既取而觀之則精彩血脈煥發呈露有若嶄然而高者出於層霄之上而洌然而清者決於重淵之下蓋積君十餘年之窮覽博取與其所內得之於心者日新月變雖不難追古人而與之並顧其雅尚所寄一往以深耿耿然有不與塵俗俱泯者視文敏之所讀而歎者無以異也君曰王通云心迹之判久矣心不可以衆喻也然余自知之子既以知之矣夫迹者人之所徇而羅耳而目之者也吾姑託以名吾集而庸以自晦焉可乎余曰然

撇俗存雅眞古道交中間文氣一往有指與物化之妙

吳虞升詩序

吳門吳子翾自弱冠從其舅氏京師其爲詩雄麗排宕與作者上下所至名公宿儒多樂與之游相唱酬若兄弟然然其意黙然殊不自得也予聞之其先曾祖都諫諱之佳者當萬曆朝儲位未定有旨冊封上所愛鄭氏爲皇貴妃時宸英曾祖奉常公給事戸垣首抗疏力爭不可且請早立東宮上震怒謫典中尉從此淪落三十餘年而都諫同時亦相繼與張公棟葉公先春論儲事削籍歸伍世所稱東吳三諫者是也然先奉常至光宗時被召內遷雖不久復廢而都諫竟以黜死惜哉自國本議起朝論各有向背門戸

之見紛然於是鬪鬨蒐氛伺隙萌芽相為煽張迹其終始雖罪有攸歸而一時匪躬諸臣亦未免過為張皇以激成淸流之禍（特爭之論程子所謂君子激成之也）况其間依聲附和千百為輩此與異時諸公建白之意何如卒至矢投寢陵薦及京闕而光廟隆準之子孫與向所謂愛子如意之子亦且與盈廷水火漂爍俱盡迄今鮮或存者悲夫獨先奉常以垂老復起為璫黨薛鳳翔所摘疏奉身退而都諫亦以早殁得脫於鉤黨（此段可喜文情亦佳）至今喪亂之餘兩家子弟猶幸不失其世守風燈雨館壁壘相對追數數十年來君子小人互為消長之故與其所以勝敗日累月積禍所從來宜其皆可為拊膺扼腕大息而見之於詩不獨誌（結收到歸上妙）

游覽之壯觀爲一時之唱酬已也夫稱先民述祖德以相贈答者詩人之志也昔子美贈閭丘僧詩盛稱其祖審言與閭丘之祖均引杜論切而占地步尤高同年蒙主恩爲榮然審言倖進女后之朝諂事張昌宗易之兄弟以罪死宜也卽均亦無足稱者今以吳子之才發而爲詩使其慶爲之不止何患遽不如甫子雖瞠乎後哉然其家世亦足以誇於子美矣吾與吳子勉之而已

敘詩只前兩行已足以下俱從家世上發出如許議論言往復嘗自道眞奇文大文亦千秋絕調也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詩雖所以吟詠性情然亦可以考其人之里居氏族與其生平遭際之盛衰君臣交遊之離合而人之一身有先榮後辱有始困終遇若此其不同也則其性情之所見亦各異焉余歷觀前世詩人自建安王劉遭漢季失敗羈旅歷落有憂生之感下逮六朝分裂之餘衣冠失職往往播遷爲羈囚厯自乾元光化以後則一時文士抱其卷牘以外依方鎭於幕下者所至皆是其間強弱吞并出彼入此皆不容蹐土生其間譬如墜秋風之籜於狂波萬折之中轉展迴洑及於淪胥而不可止此其可悲者也自余之讀陳子

其年之詩識其所遇以想見其爲人而及今之邂逅於廣陵也已十五六年矣其其年生長江南無事之日方其少時視家世胄盛鮮裘怒馬出與五陵豪貴相馳逐狂呼將士之筵上醉臥胡姬之酒肆其意氣之盛可謂無前（頓挫有力）故其詩亦雄麗宕逸可喜稱其神明及長遇四方多故夾江南北殘烽敗羽驚心動魄之變日接於耳目迴視向時笙歌促席之地或不免蹊爲荆棘以棲泠風故其詩亦一變而激昂慷慨欲有所愴然以思愀然以悲以時入於少陵沉鬱之調而不自知（俯仰有神）亦其遭時之變以然也其年趣謂余曰余所哀次自十七八歲始更今已三十餘年始得詩凡若干首然則其年之

性情見乎此矣既而反思前代之人其遭時不幸至於顛隮失所及天下始平干戈不用而文士出而斯人者已窮困以老或死不及見矣豈非其命歟然陳子則年始强仕足以身遇太平遂其懷抱夫志和者其音雅也於是又將變其激昂歔欷者比於朱弦疏越以奏淸廟而儐鬼神而出於前代詩人之所不及見則陳子之於詩殆將終身焉已（精[illegible]非[illegible][illegible]又論林此言爲有識矣）

格調與汪堯峯集中計甫草詩序相近而由盛而衰由衰轉盛更覺波瀾壯濶渺無津涯

嚴蓀友詩序

無錫爲縣居蘇常兩郡之間居是地者往往出爲天下偉人貞士而其爲詩者自南朝湛茂之唐李公垂以來亦代有聞人有明海內詩家體凡數變北地信陽瑯琊歷下竟陵代起而新其製本如雲嵐之出沒於山谷間聽其自起而自滅可矣而竭蹶以馳者至（此言甚風趣[illegible]者之無當也）謂能窮日之所入而不知其將道暍而死也獨錫山之風氣頗能不詭于一時之好尚故其詩之可傳者常深亦由其人之性情能不爲浮薄之所陷溺而然也予往來吳門見有所謂秋水集者其詩宗黃初建安以還五七言近體時出入于溫李之調蔚茂而婉

麗卓然能自成家者也至錫山始知爲嚴子蓀友作蓀友爲人蕭散冲抱意氣浩然有國士之風宜其必能爲詩而爲詩則自不陷於浮薄者子既喜得蓀友蓀友遇子亦交臂歡甚念當別去於是屬余爲序其詩以余之戇愚不諧於俗雖久遊於四方熟嘗人情變態而氣志硜然愈不可易故人無論貴賤常視以爲難近獨君能曜就於子而不子怪則其性之不移於風氣可無疑也子故拙（晴嵐副閱）于文詞於詩尤不能工顧獨嚴於論詩以爲世之風從波靡者皆無與于詩人之事故雖其不能爲詩而一時之名能詩者亦終無以奪焉然獨心折於君之詩至此則君詩之能不痼於習俗而足

以取信於天下者亦愈可無疑矣而君不亦益知所自重哉君才富學殖所著詩且日多予取其已輯者序其端

末一段一氣貫注曲折而達

黃子自譜序

黃子心甫年六十有一而病自爲譜以授其友人嚴子蓀友曰吾生平好學所手抄書以數千種試於有司者凡六而卒不得志至此今病且革矣幸不幸以死後世誰爲哀我者子其爲我譜之美子俾敘其端幸及予之見之也予閱其言而憐之讀其譜大抵多述生平交遊往還飲酒賦詩臨登嬉遊之樂而遇所失意處猶有憤惋而不平之氣予閱心甫雖老病尚健飯或不至死然使心甫（此以自身譜）不幸而竟死是塊然之軀悠悠百年已同旦暮即棄捐之土中幸不爲狸狢螻蚓嘬盡然再過數十年將并其齒骼泯焉悉歸於無

有與瓦礫同化矣尚奚有於生前之聚散離合愛憎喜怒即今覩其譜中之所載得勢氣燄者幾人文彩炳蔚者幾人與心甫同而親異而讐者又幾人其存者尚有幾乎亦不待達者覩之而有以知其無與於浮漚之一點白駒之一隙也此以他人証心甫著此而不悟則其神明鬱結於內形氣膠滯於外內與外交鬭而不已欲無病得乎且吾閱之二氏之言皆歸於養生保性而吾儒之學亦有不與生死爲聚散者孟子所謂平旦之氣程子所謂天心未起者是也心甫何無一言及此心甫姑置是譜也而求之吾心湛然寂然之間吾知其得中將浩浩落落無一物之芥帶而獨與其天者遊前此

之紛紜酬酢皆於心甫無與也嚴子其嘗試諳之而心甫試諦聽之吾知其病之釋然去體有不待其辭之畢矣

前段發證後段進方爲病而未死人敘譜故應有此議論

奇零草序

余得此於定海命謝子大周抄別本以歸凡五七言近體若干首今久失之矣聊憶其大概爲之序以藏之嗚呼天地晦冥風霾晝（雖發洩發此題）塞山河失序（周聽有此）而沉星殞氣於窮荒絕島之間猶能時出其光焰以爲有目者之悲喜而幸覩雖其掩抑於一時（即玄猶是恐）然要以俟之百世雖欲使之終晦焉不可得也客爲余言公在行間無日不讀書所遺集近十餘種爲邏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間者此集是其甲辰以後將解散部伍歸隱於落迦山所作也公自督師未嘗受強藩節制及九江遁還漸有掣肘始邑邑不樂而其歸隱於海南也自製一

棹遺寺中實糧其中俟糧且盡死門有兩猿守之有警猿必跳躑哀鳴而聞之至也從後門入既被羈會城遠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販賣餅之兒無不持紙素至羈所爭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錢喜爲請乞公隨手揮灑應之皆正氣歌也讀之鮮不泣下者獨士大夫家或頗畏藏其書以爲不祥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於人心而徵於事業發於文章雖歷變患逾不可磨滅歷觀前代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爲不可歐陽修不爲周韓通立傳君子譏之元聽湖南爲宋忠臣李芾建祠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孺書者此帝王盛德事爲人臣子處無諱之朝宜思引君

當道臣各爲其主凡一切勝國語言不足避忌余欲稍掇拾忠遺事成傳畧一卷以備惇史之採猶懼蒐訪未徧將日就放失也悲夫。按全謝山爲裴神道碑見鮚埼亭集

此公擬埋葬也

表章忠烈議論激昂末幅尤人所不敢開之口

志壑堂集序

余嘗欲督疏古今賢臣建言者分而為三彙成一書三者一曰宰相一日侍從其一則諫官也蓋古者諫無專官所最重者宰相有輔導之義侍從有啟沃之任其責任與諫官等耳獨怪今之言事者專以其責屬之臺省於輔弼講讀之臣未有所與焉而為輔弼為講讀者亦遂覺然自弛以為非我之所有事使諫官皆能盡其（一氣張出多附言挽而）職天下之事有諫官之所不能盡言者矣而況於今之官名為諫（言乃不盡此段公絕朝作者獨當用之）者其能盡其言責者十不得一二而能盡其言者其言之又有行不行行者嘗少而不行者嘗多也然則如之何而不以責諸宰相

與侍從者也順治間有詔命詞臣修玉匣記元帝化書時則檢討涵川濟武唐先生上言以爲不宜崇此非聖之書妄費紙筆爲聖學玷又爭御史張煊給事中陰潤事件　旨歸里　本朝之能以翰林共諫職者自檢討始從此考槃飛水之陽發憤著書垂三十年以今年七月訪友四明彙其文數卷以示余余讀其經世之言所爲籌餉積穀銅鈔改漕諸法其計謨碩劃可與賈長沙陸宣公相上下惜其雖能言不得試之實用且身之用不用命也並不得自見其言於朝以待有力者之上而舉行之焉良可悲矣則夫以檢討之文爲竊而始足自列於後世者豈通論哉檢討當放廢

之餘愁然以天下生民之事爲己憂顧其中若有所不暇者而當任其憂者反營營終日（說來可笑）亦若有所不暇於天下生民之計循是以往斯民之患將安息乎此余之所以不禁三太息於斯文也

議論大有關係筆力亦淡泊有神

陳六謙之任安邑詩序

戊午冬予友海寧陳子六謙謁選得安邑丞以去致贈詩至數十篇或謂陳子才地高宜得膴仕不宜沿牒爲州縣小吏予讀諸君之詩知其所期於陳子者或不在是也安邑故漢淮陰侯韓信所爲漢首立功地信之事爲君子所不道然其志實有過人者方其未立功時不與世之碌碌者無以異其始居淮陰也一市之中皆笑其怯至與趙戰背水而陣趙人皆大笑與楚戰濰水之上楚大將龍且曰吾生平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又曰吾固知信怯也夫市中見以爲怯宜也至使敵國之將聞之亦輕之而不爲備然卒以

此成大功則夫信之所以得此名於市中者豈一日之故哉士之志道德者固無慕於功名者也其志乎功名者非其識之沉力之堅而急於自見者往必敗而無急於人之知者必得之若信是也（與下此語照顧一世）且天下之公侯將相其不爲市中兒之見者幾何而汲汲焉欲其知之也不已過乎陳子抱遠才來遊於京師適當　朝廷下詔求士之日孫陽之顧一炫驥可得人方營營君棄不取曰丞吾樂也余微觀陳子本非無意於功名者也今其言若是殆與營營者異趣乎則其中之所存豈可易量哉安邑故儉俗易治新令周君其同鄉又賢用陳子之才佐賢令以治易治之民政之成也可待

世格爸雅於上諸詩

嗚琴之暇相與登魏豹故城蹤跡其所從夏陽以木罌瓻渡軍處然後孰是發而歌之當必有快然自得其志於千載以上者此非俗人之所知而諸作者之意其亦容有所不欲盡也則予安得以無述乎

戊午鴻博之舉一時名宿盡入網羅而姜子獨見遺薦牘此文借酒杯澆塊壘宜其言之有餘憤也一結遙情勝概令人想味於意言之表

賀崑山徐公入閣序

崑山徐公之以戶部尚書拜大學士也。其爲戶部視事裁五月。於時僚佐之樂其大用。而惜其去之已早者。件繫公在事政績。將勒之貞珉以垂永遠。公聞亟止之。既不得願。而以某之辱知於公最久也。則請爲文述其意以進之。某辭不敢。又固以請。且曰。公之懿美固不待文以顯。然某等之得各庀厥職。以幸免於罪戾者。皆公之賜也。其敢忘諸。自公之來蒞於此也。故事說堂先滿後漢。公令同日以戒吏玩。十四司事條例互異。吏上下其手。恣爲奸利。公趣盡一。庶司秩秩。禁三庫官胥蒞役。四方解吏朝到夕發。掾營關累

數千金是名頂首送來盤踞公黜其尤下召募之令窮究斯去各
省以單支上部末銷費且不貲輒援　恩赦概豁除之及一切倚
閣鉅細畢覽攜就結案吏膽大熾偷各司署事恒有所偏視輕重
漢堂畫諾吏巧侮弄公凡所批駁行移毋或參差集衆和衷一出
於至公雖督撫上陳利弊臺省獻替向所謂不便奏停者遇有可
采輒破例覆行之以此故十四司官皆樂為盡力而中外事關度
支亦自謂人人得舉其職凡諸弛張其見於暫者則然惜某等之
不能以公久留樂觀其成也愚則謂公之得為戶部自今日始也
諸君何異焉夫今之內閣名與古宰相異其實即相職也在周則

所謂天官冢宰者也周禮冢宰之職雖無所不統其大者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以用人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以理財而已理財與用人對舉此則傳所謂斷斷無他技之一个臣之事而已後世以地官司徒有泉府遂舉國家財賦之出入并而屬之司徒此戶部之職掌所由設也不知司徒本以掌教泉府所司特市之征布與國服爲息之令其他小司徒遂大夫以下所謂任土經野徵賦之類一切皆與國用出入之數無與而冢宰所統其職有掌財受用者有掌聽其會稽者至于王及后世子之膳服賜予皆得制其節度而擇人以任焉由是觀之古蓋無戶部之職掌戶部之政一領于

冢宰上以制國用下以阜兆民順陰陽之宜而遂萬物之性此三公之所以坐而論者也其事至廣至大其法至精至微非夫道德之純備智慮之淵謐與夫學問之深造者不足以與於此矣自漢以來周官之意漸微或問宰相以錢穀曰自有主者或以宰相領度支鹽鐵或兼制置三司條例司無論分合均失之矣公少以才器受知 先皇及事 今上從容啓沃出總內臺者三十年於茲正色立朝潔己率屬謀王體斷國是謇謇諤諤無少顧避時稱爲社稷臣者天下無異辭所設施于戶部者其畧也然今之內閣事權亦與古少殊矣

聖天子慨思至理特登進公左右毗贊大業官仍以戶部繫銜者。豈獨循其名歟意者由今之道而欲稍窺古之制隱然以天官冢宰之任責之與而公以其道德之純備智慮之淵識與夫學問之深造者起膺明命用其道以致太平一如成周之盛時斯可謂君臣同德千載之一遇也夫處公于政府與一部之辨治孰爲大小易明也然而諸君猶不能無以私公之不得爲憾者蓋古者僚友相厚之誼亦愈以見公之賢也愚不敏敢竊颺其盛焉

典贍詳覈經術湛深。爲戶部作文賀閣老便從戶部與內閣關通處發出議論如此落想自無不切陳言

蘭谿縣重建尊經閣記

蘭谿縣學之有尊經閣。建於明嘉靖間舊矣。遭時變革。浸圮不治。經籍散失。士子無所于考。則古學愈以荒廢。亦其宜也。嘉善陳君甦萬教諭于邑之二年。始請于署篆前御史張侯。及其縉紳先生邑弟子員。相度舊址。合資鳩工。謀重建之。經始於康熙二十六年之五月。比七閱月而竣事。戶牖疏朗。丹堊煥如。儲經之數十有三。旁列子史百家。規制整密。視昔改觀。落成之日。適總制王公蒞任三衢。駐節城外。而學院王公已較士在蘭。鹽司郡守丞以下同時翕集。瞻望咨嗟。皆以爲文教之復興。于是乎兆。今年戊辰春。陳君

就試北上謂是役也宜有記以告羣學者而固請于余余雖不文不可無辭以塞我友之意也昔者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曰吾志在春秋學易可以無大過當是時未有以經名也至六經十二經之說見於莊子而漢儒禮記始著經解之篇班氏傳儒林亦遂有所謂經學者聖人之敎人在於躬行日習而已自經學之說盛于是專門大師競樹類類角立門戶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至於高赤兩傳互爲攻守嗤尚書爲朴學譏左氏爲相斫由其說而得勝則師弟援引通顯立致其說絀而身亦隨廢矣班氏曰利祿之途然也以先王所欲躬行日習以飭其學士之敎之術而變爲利祿之

途經學之說使然也故鄭氏夾漈曰秦人焚書而書存漢人傳經而經亡非虛言矣自後武帝用公孫弘議課通一藝者補文學掌故闕元帝制能通一經者皆復（武帝時太常議尚書六藝至元帝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始以經名）然前書儒林序亦止稱六藝或曰六學云唐宋以還科舉學盛以至于今士子應舉自四子書外各占一經含糊剽竊以投主司之好已耳其視他經譬如侏儒語言之不通而疆畔之不可踰越雖於昔所謂經學者亦（此更可嘆）愈趨而失之愈遠矣此人才卑汙而風俗之日下無怪也若夫先王之教所以使人躬行日習而不可厭者非徒求善夫一經而遂已也其終身爲學之序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舞勺二十

而冠始學禮三十博學無方遜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其分年而授之學則自一年離經辨志以後有二年五年七年之視由小成以至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而謂之大成其分時而敎於樂正則春夏以禮樂秋冬以詩書蓋詩書禮樂之敎相須（此段言古人之經必兼通）而爲用也如陰陽之迭運於四時而無一之可闕如律呂之分播爲八音而無一之可缺也其內外交養本末兼事爲之有次第得之有先後不可誣也及其敎之成則身心意知得其理而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其施之天下則人才陶淑而化民成俗矣此六經相爲終始之效也（又補一層）或曰如此則大樂正之敎何以不及易春秋乎

曰春秋末經孔子筆削而易理精微非可言說也故韓宣子适魯始得觀易象春秋明非他國所得有矣然而春秋記事書之例也學至于知類通達比方窮理而及于大成則易之精微將不言而自喻矣是詩書禮樂其術雖四而猶之六也究之六經止一心也（各經究一個）古人治經以養心故缺其一經則其本末內外之不備養之爲無其具而才覺其不成後世以經視經則雖專通一經而已足名其家上應功令之求而有餘矣而其實不免於俗學之淺陋此金谿陸子所以有六經注腳之言而朱子亦曰經之於理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經明則可無傳經所以明理也理明則可無經其

說皆病夫俗學之淺陋欲學者反求之心而不徒溺於口耳記誦而已也然而陸子之說卒不能以無疵者其爲之無次第得力無先後故也對勘明白蓋但知窮經而不知內反之於心以求其實得於已者謂之俗學知反之於心矣非有讀書窮理之功以驗夫此心之邪正而自陷於茫昧不可知之地者謂之異學陸子之學非以求異也而其流弊足以至此既及於此則何以矯正於俗學之淺陋哉若知夫二者之弊而其於尊經也思過半矣闕鄉自仁山倡教守朱子之學于一再傳之後其士子皆樸茂而好修而又得賢師儒以爲之帥而導之嚮方吾滋幸經尊而道明而人才之易成風俗

之易變。以復於古不難也。閒在後一亭。後三面皆臨山。朝嵐暮煙。浮列几案。而四瞰城市。鱗次萬家。皆可以供學者息游之助。襄其事者爲訓導曾君洪然、黃裴者諸生某某、陳君字紫馭、方以文行有聲於時、其成此宜不苟云、年月日、漱谿姜宸英

上溯淵源推極流弊大旨在兼通諸經以求內外本末之皆備至治經以養心一段尤醇乎醇矣先生以史學名而經旨亦未嘗不深如此

蓴園記

定海爲甬江入海地。余所見十五六年間。艅艎之騖數至。居人負肩荷擔而立。猶日惴惴然。邑著姓謝氏。第閥相望。余從游其家。從問顧覩其居。亦多就毀。撤臧獲廬舍。與兵馬雜居。逮余再來。而居民稍復其故處。謝子在武。治園於其室之西偏。名曰蓴園。日與諸伯仲游翔其間。以講德而問藝焉。一日君觴余園中。問余浪游幾年。意中得失幾何。事追念前十餘年間。烽火震驚。婦子之不保。今得息焉游焉於此者。豈非邀天之倖而然耶。余倚酒微酣。爲謝君詠杜少陵詩。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輒奮袖慷

神致如生

慨起君兄弟亦不以余爲狂也嗚呼此屋雖修廣不數畝無奇花卉怪石以供耳目之玩而得此于亂離之後可以見戎馬之漸息太平之將兆其在君兄弟朝夕聚處又可以見其能無事而偕遊豆飲酒以相樂有事而致在原急難之意以相恤更世多故如此等皆不數見也然以君之才度非久淹滯于此者今吾鄉雖幸少安頃所經過自吳會以屬之淮南北被災處懷襄千里一望村墟無不蕩爲煨燼之居而魭鰍之宮生靈數百萬安所托命又不獨天下寒士可念也君異時富貴其無忘吾賦詩慷慨時乎

又撇開一層先生之精神筆勢矣

文心最奇文情特別文筆絕佳

停舟書屋記

予於京師宣武門外從逆旅主人僦屋數椽其半椓而分爲室者三略如舟然而以予之所居也因名之曰停舟書屋主人曰吾視往來之人凡有事于江湖者遠或數千里近或數舍莫不候風色伺便利計日併程竭力而求至故遇便風揚颿聯艫比艘乘濤上下舟子安坐而擁櫂行者憑艫而眺望瞬息抵岸則醲酒擊牲以爲樂此亦行旅之至適也有舟於此偃桅蹐檣蕩漾洲渚曠日而不得濟目送去者羣百千輩已獨惶惑不離其處此則勢之所去而行道者之所不願也子之以是名也必更之無以子累吾居子

曰子不知天道乎夫盈乎彼必虧乎此者天之數也子桑曰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吾求其爲此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今是舟之遇我於此亦命也予惡庸誅是哉雖然

此處最須見透先生平日讀書十年而始第第後轉死于非命其于

吾未見彼之必得而此之必失也今夫駕風而行勢若激箭不終

得失爲何如耶

日而舍者舟之常也一旦風水撓之及涯而阻者有矣不幸放乎中流卒然而遇不測之險顧視兩岸渺無涯涘當此之時則停舟之不如且夫豫憂其顛隮之及不當止而中止者過也舍其安居無患而歆羨於目前之快意者惑也吾知命焉而已主人莞爾笑曰子言固當然使子之有求于此則無以異是營營者也子信然

所求也。則何不舍予之舟，以返予之家，偃息乎庭闥，散步乎園廬，瀏覽乎詩書，頓撼之所不及，驚戚之所不加，不亦善乎。孰與夫栖栖以待是者哉。予曰：予休矣，吾行謀之矣。遂述其言爲停舟書屋記。

前一段爲停舟作反面，後一段爲停舟作去路，中間以放舟之險，不如停舟之安，而發之于命，無非見道之言

湛園未定藁文錄卷三

慈谿姜宸英西溟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周其薰　校刊

○○寄鄧參政書

某不肯不能自彫琢爲文脂韋滑稽以投時好顧獨喜爲古文辭閒取古人希夷淡漠之旨泊然而無味者閉戸絃歌之以自排比成文章用自娛樂業與營營者背馳兼稟性迂拙不善隨時俯仰又絕不喜險賊讒佞之習見人若此即拂衣起去不問貴賤而今世正多此蹐跼手攣足動成觸迕自計此生當屏之深山長與

木石爲侶猶復不自禁時時出遊兩北間以不合時宜之人挾其泊然無味之文輿服不足以動人丰釆不足以驚衆積毀疎謫日引月長是以踵接貴人之門趦趄無由自進宜其遊而困困而無所告訴以至於斯也而適遇執事於吳門吳之友曰宋子既庭曰繆子歌起者縷縷執事之爲人謂能貴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而其於賢者禮遇之尤若不及焉卓然不以流俗之見動其中者也且又善子之文曰是百年中所無者子盍往見之夫先生古人也子以古人之道求之庶其有合也已已而相見果然復闢于繆子謂將謀之館人退自忖度以某之才非有所分毫

有當於左右者襲砥砆於懷投卞和之門其庸濟乎既而念古之人有杜牧之者嘗奇章相之節鎮淮南牧之答焉日縱飲從狹斜間遊奇章不問也且日令壯士左右之杜既去始問知其故感泣終其身又有滕元發者館於范文正公家亦豪放不羈文正嘗思規之一日伺其出遊明燭坐案中少頃元發歸長揖問文正讀何書曰漢書又問曰漢高祖何如人范逡巡不對而入此二公者雖不同然迹其才能豈有所不如于杜滕之二年少哉然而前輩愛惜人才之至意固有出于尋常萬萬者初非有所責其勢而後待之厚望其報而後禮之殷也且牧之元發倜儻奇偉之士也非二

公者容之。則孰容之哉。今某辱執事之知。不復於古人。不敢自外。竊在下風。適聞之道路曰。屬有小人之言於左右。不敢以辨。夫合則留。不合則去者。某之道固然也。豈以疑似之際。與瑣瑣者多其辭說哉。然而懷不能自已者。以執事之知我。今而有疑。隱忍而就閽不可。默然而去。尤未是也。揆之或者之情。當無他說。直以某為狂不可近耳。若以狂。則某固嘗學聖人之道而習其說矣。其狂。尚不如前二生云云之甚也。就使某眞狂。如前二生者。執事將不能容之乎。是執事之卓然不惑。其賢尚不如奇章文正也。於其何有焉。或者道路傳之非其眞。與而執事固未嘗有所過聽。與。則非愚

之所敢知也某今歸矣家貧幸有先世遺書數千卷足自發憤薄田不多妻子尚不至凍餒某何求于人哉特以素蒙執事國士之知卒然辭去萬一世復有好士如奇章文正者起而誤收之儔人之中以不得出于門下爲恨者恐亦執事之所恥也故敢以書謝且以爲別臨書惶恐

磊落奇偉之氣橫見側出于行墨之間先生人品如此宜其蹭蹬至老而始獲一第也

投所知詩啓

伏承閣下以某詩爲可採特令送上者今抄就彙爲一卷如左借問人以進或謂某詩多失志悲愁之作方今明良在上五辰時發百工協和不宜以此瀆當路之聽且重見尤矣某應之曰君以哀怨之詩謂必出于衰亂之際而盛世無聞耶昔之聖人雖道溥澤降而不能必民之皆德已博施濟衆堯舜以爲難能班固食貨志載冬時民入居室男女有不得其所者迺相與詠歌旨言其傷言三代聖王使民夜作而燎火相共男女皆得以其間中其鬱積而比興之事興矣今所傳變風變雅者恐不盡周衰以後詩也韓愈

謂物不得其平則鳴又曰皋陶鳴虞伊尹鳴商周公鳴周或疑此數臣者處盛朝事聖君何不平之有而不愉而怨失事實矣不知伊尹當悔過之前周公居流言之後何得無怨耶特其怨之事有大小其用心公私不同耳今謂盛世之必無怨者是失人生憂樂之正者也然或以某之詩為自傷卑賤而有所憤訐不平是又未是也懋自分道之興廢有命故嘗息意無營於世其觸物感發不能自禁而時激為酸楚悲涼之調以寫其不得已之衷此亦詩人之常事而其志或更有存者昔者伯夷傷黃農虞夏之不作悲道之衰將餓死采薇自食作為詩歌激不恐與盜跖同富貴其志正

閒 前引伊周此引伯夷總見得已之志與他人異

矣然非孔子孰知其非怨耶又孰知其非如匹夫匹婦之自言其僞而有憂天下之志也故有憂天下之志而不與匹夫匹婦同其失所之嘆者此伊尹周公伯夷之所同也太史公曰伯夷顏子雖賢得孔子而名益彰然則士非有知己者則雖有伊尹周公伯夷憂天下之志其不同于匹夫匹婦之怨者幸矣伏惟閣下懷道濟時深察懇志則僕詩之所存爲怨爲否固不待闢之所自明而讀其辭者亦或可以得其志也閣下其必有以教之某皇恐再拜

前後抄論相承自爲苦衷即自占身分

書嵇叔夜傳

鍾會言於司馬昭曰、嵇叔夜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但以康爲慮耳、叔夜性烈而才儁、曠遠而思疎、幽棲養性、似無足當天下之慮者、然當時典午之勢已成、中外在事之人莫非其黨、獨叔夜土木形骸、不自藻飾、而人以爲龍章鳳姿、儼然有不可羈束之氣、此司馬之所大懼也、王莽先殺鮑宣、而後西漢以亡、曹操先殺孔文舉、而後東漢以亡、司馬昭先殺嵇叔夜、而後魏亡、此三人者皆忠正豪邁瑰傑之士也、故必三人去、而後天下隨之、會之誣康以通毋丘儉、則康之不附晉明矣、或謂數人雖在、其如莽操懿之奸

何不知數人之力雖不足以止奸而有以懾奸人之魄而折其謀

汲黯在朝淮南寢謀亦是

者氣也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況于國之有賢者哉不然張禹

如此

孔光楊彪何曾之徒彼固儼然處三公之位非不尊顯也而奸人

者方頤指而氣使之不啻若奴隸然其氣先靡耳阮籍受司馬之

保護至爲其勸進之文而康以疑被殺籍敗壞名教爲禮法之士

所深嫉而康終身無言行之失故嵇阮並稱而阮不及嵇遠矣

持論嚴正讀之可以想見先生

鼻亭辨

柳子厚爲薛道州作毀鼻亭記、謂象以惡德而專世祀不可至明王文成爲靈博山象祠記以象爲已化於舜故其名至今廟祀之其識似勝子厚而兩公皆未及象封邑所在按靈博山在今貴州境非象所封邑孟子舜封象于有庳即今湖廣永州府之零陵縣一統志云在道永二州之間窮崖絕徼非人蹤可歷愚嘗考之舜罪四凶其所誅流竄殛皆不出今中國之治幽州在密雲其地有共城崇山今澧之慈利即岳州境比零陵尤近三危在沙州漢燉煌縣東南三十里羽山在萊州即墨古不其縣南所謂投之四裔

者以其爲東西南北之界也其實皆中國版圖所隸當時舜都安邑若封象在今零陵縣地則陸踰大行水絕長江延迤三四千里（觸一波言之不殊其盡）然後得至又有洞庭不測之險俗與椎髻爲伍而驅其愛弟使披簦篷涉風濤犯瘴癘於此地此與四凶之放何異而猶以爲仁人之親愛其弟吾不信也漢文帝弟淮南王長廢徙蜀袁盎諫以爲淮南王素驕而暴摧抑之帝必受殺弟之名後淮南王果道死而帝悔不用盎言象之凶傲甚於淮南有庳之險遠不啻巴蜀使舜避放弟之名而封之以險遠必死之地是何漢文之所終悔者而舜行之不疑也孟子曰欲常常而見之而源源而來越湖絕江踰

河陟嶺以至京師比歲一至則往返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則日奔走于道路之中且時有登頓之憂風波之患若三年五年一朝見于天子如周之制又不可謂之常常而見源源而來也以此推之則零陵必非象所封地象所封地必近帝都而今不可考矣柳與王之說雖善然祠廟之建毀均于象無與史記注引括地志曰帝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曰鼻亭神此爲近之然世俗之附會古蹟名似而實非者多矣予誠不敢穿鑿以求之也古人闕疑之義

層層駁詰極透極醒末以地必近帝都而今不可考作收深合

○姚明山學士擬傳辨誣

何元朗云、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我翰林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而衡山名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有道著姚淶楊維聰者哉、白錢宗伯稱快此言。載之列朝詩選。而明山之後人未知也。余辛酉年以纂修之命將北上。姚氏數人持東泉尚書父子傳志見示。復出明山存集刻本中有贈衡山先生南歸序一篇。又送衡山出灣馬上口占絕句十首。其序大畧云、自唐承隋後設科第以籠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節者幾八百餘年。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時出其間。

如唐世之元魯山、司空表聖、陸魯望、宋之孫明復、陳後山諸人。猶能以學行自立。而足以風厲乎天下。今則惟衡山先生足當之。而先生之秉道誼立風節。明經術。工文章。猶有高出于數子之上者。其却吏民之賻以崇孝也。麾寧藩之聘以保忠也。絕猗頓之游以勵廉也。謝金張之饋以敦介也。不懾於宮閫之議以遂其剛志也。不溷於猾褒之招以植其堅貞也。天子賢之擢官翰苑。官僅三載。年財五十餘。即慨然起南歸之興。吾每謬言留之。不得。竟三疏得請以去。榮出于科目之外。貴加乎爵祿之上。尉羅之所不能取。樊籠之所不能收。翩然高翔。如鳳皇之過疏圃而飲湍瀨。下視啄腐

鼠以相嚇者何不倖之甚也其言由盡獨往之志極讚揚之詞而於詩末章則曰豈是先生果忘世悲歌盡在五噫中與序中台袞猶褒有悲憤時事不敢指稱而相與爲隱之意其知衡山也深矣

錢公不老漫錄之書近有史官自刻其藁者復著其說於擬傳不重誣耶明山可傳不獨議禮一節其居官屢有建白援據古今義正辭嚴惜其中年凋喪不竟其志而何氏謂今世遂無道及者彼自不識明山于明山固無損也復按家傳誌銘皆云楊文襄引公同修明倫大典公恥不肯與同館皆嫉之而擬傳云丞雖以議禮受杖後與修明倫大典不終其節余在史館疑而請之監修徐公

公命取大典檢閱同修者絕無姚名遂命刪此一段然其稿猶傳播人間也此是姚公一生大節所係彼既罹禍于生前復被誣於身後史筆之陷人豈必在張桂輩小下哉余特爲表出之以告後之君子

明山此言今流傳成典故矣不可少此申雪甚矣賢子孫之不可無也使不出而要之于路則覆盆千古矣

友說贈許子甫草

古者士有評友荀卿曰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友者所以濟師之道之所不及也中庸論達道五顯言朋友不及師弟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人生之于四者固有難言者矣夫師者其爲分甚尊而其爲勢則甚疎言人之所難言者甚尊之與甚疎皆有所不可者也然則孰爲其綢繆之使無失彌縫之使無間耶此朋友之事也古之取友有以勢利相膠漆者有取其緩急相賙恤者有誓生死患難不相背負者勢利之交無論已緩急相賙恤生死患難不背負此謂意氣之感激則有之差異於世之面嫗煦而背論訕者

耳以語於道義則未也古道義之交以賄言不以財賄以性命不

語如纖鋒

以然諾以過相規箴不以名相標榜衆之所賤吾貴焉不以形迹嫌也衆之所棄吾取焉不以獨行疑也要之期攀依以同至于道斯已矣夫攀依以同至于道者非吾友其誰望耶昔者仲尼沒而七十子之徒自以其聞于師者相友教曾子數子夏三失卜子投杖謝過子貢乘軒而過原憲聞貧病之譏則逡巡失色以退若論語戴記家語中所雜載弟子辨難語大抵皆足以發明聖人微言大義至今學者人知尊君親上以不至蔑禮犯分毀詩書滅仁義彝倫不至盡斁清議不至盡泯者此雖聖人之教以然亦其徒相

爲提攜之力也由是觀之則師之道得友而益彰信矣今世小生俗學甫離襁姆自其父兄之教則以奔逐聲勢爲交遊以背公向私爲朋黨以一倡百和無所可否爲同志合道指道學爲迂濶謭廉潔爲無用士習爲是敝者世俗皆謂之曰能自君子觀之乃所謂市道交也市交之日鬪古道之不作則業孰與進德孰與講業無與進則邪者比德無與講則過益積鹵莽於君父之間恣睢於禮法之外然且率天下而爭騖于是則人類幾何其不盡滅矣僕藏此意久顧無足發者討子甫草善爲文與僕交最善其遠出乎流俗而不底乎道義不止也今天下無不藉藉討子名乃不以僕

之拙訥顛蹶爲可鄙而特以爲今之人無志于古人者能志于古人者必其能爲古人之文者也故每一文成則必脩以示僕僕時有所指摘疵纇輒喜發于顏即力稱善無所短長則必慍曰是得毋徇我乎夫文章小技易爲也計子之於文可謂成矣然猶不敢自是如此惟恐不得聞其失是懼況事固有大于此者其肯以苟且從事乎吾知計子之取于友者爲異乎今之所取于友者矣雖然夫計子則何有于是焉夫惟君之自視也重故其望于友也益切其望于友也切然則其施于人也有弗然者乎若僕固所謂庸衆駑散而文與行之無足採者也辱君之交冀以有成君盍以其

自爲之餘。爲僕謀所以勉進于道者。作友說以贈。首言朋友之誼關係于人倫裨補于道義而以仲尼之徒作實證至師友之道得友而益彰較前所以濟師之道之所不及者而更進矣中言市道之弊末以交相切磋之意望訂子亦精微亦沉摯處處實獲我心

京口義渡贍產碑文

自岷山導江而下出峽汗漫數千里至金焦一束水旋行逆折然（起筆大勢奔）後朝宗于海此曹子桓所爲臨江賦詩徘徊而不敢進者也然余（次叙考其渡）考之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註其地在句容縣北六十里不知何時復從瓜步梁庾信集有奉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至唐開元二十二年刺史齊澣以舟行繞瓜步回遠六十里始從京口埭下直趨渡江路徑而免漂溺之患故自唐至今瓜步渡者皆從而之京口然往時京口與楊子橋對岸瓜洲特江中一洲耳後瓜洲以北淤漲與楊子橋連南直對潤州江身益狹江身狹則水

流益汎急舟緣金山之麓而行春秋之間上流泛漲山水相搏觸漩而為渦激而成湍雖恬風霽景猶懼變生不測少遇風波失利一瞬千金故京口之渡為天下最險余六月渡江登金山見山足艤舟五六舟人操楫而坐若有待者寺僧深爽進曰此為濟渡之舟自巡撫某公設此後凡有事于茲土者及往來行旅各捐俸及資益造舟買田置市租以贍水手之稍食及其賞犒之費焉然久滋易弛也某懼斯人之弗脫于險而大墮前功願得一言以示來者余惟易既濟稱君子思患而預防其說在六四爻曰繻有衣袽（先作一折遠起文瀾）終日戒夫涉川者不能戒之于未濟之前特恃其一舟之無隙以

與彼狂飈駭浪爭命于呼吸之頃固且不可況於待其旣濡然後操舟而拯之此與夫救火者之燋頭爛額何以異然而聖人之慮患也徧覩夫事之可需者則需之有需之不能不得已而濟者則終日戒之至不得已而濟而終日之戒之猶不足以勝夫所濟者之險旣已瀕于死亡矣乃忽然而得生彼仁人者之于此覩夫人之脫之死而易之生其心樂不樂也自數舟者之設常歲活人以四五十計不十年而得活者四五百人矣由十年以前觀之彼四五百人者皆江上之游魂水府之鬼籙也然則使自今十年之後之人有一不得濟以淪胥而亡者于吾心不且有戚戚乎哉若夫

入聲處字字分明新穎勁

推前人之心以繼于無窮此則思患預防之道宜如是也深爽學佛者也為佛之學者使人求福于冥冥其說多幻妄不可信深爽獨能推廣有司德意使夫人得免于險杌且曰吾佛之道固然其為世利益多矣余樂其有是請也而書

前幅敘次詳明入後議論處窮而曲如往而復無限波折無限

風神

○○○先太常公傳畧

先祖戸部公嘗命宸英曰汝曾大父筮仕先朝功在國本沒之日山陰念臺劉公嘗誌其隧道之石矣予欲詳載之家乘俾我世子孫無忘先烈是汝之責也宸英受命惶悚久之不敢屬筆今先祖捐館八年自後宸英載經劍痛神思恍忽及今不自勉厲闕先德不著格尊命不就罪戾滋甚悔將何及謹按行狀誌銘考之遺集幷所聞于祖父者掇拾書之以俟世之君子有所採取而潤色焉

先曾祖諱應麟字泰符別號松槃為嘉靖己 進士累官陝西參議贈太僕卿諱國華號甬洲公長子公中萬曆癸酉鄉試癸未進

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是時萬厤十三年九月也至明年二月有旨加封鄭貴妃爲皇貴妃先是壬午年皇子生爲恭妃王氏所出時鄭氏寵冠後宮已三年矣初妊邠哀王上與之戲逐而傷之生三月不育鄭恚甚上憐之與祕誓卽更舉子則立汝子爲東宮至皇第三子生賚予特厚其父揚言于外謂神器且有所屬未幾加封之命下中外危疑益甚而禮部已具冊封儀注將上矣公憂之閣扉飲泣草疏家人守之不得就一日晨起入垣中鎖吏繕寫成卽上疏曰臣惟正名定分國家所以安別嫌明微君道所以著事有出于無心而繫四方之觀瞻發于一時而關萬世

之綱常此明王所欲亟聞臣下所爲耿耿而不容已于言者近見
大學士申時行請冊立東宮奉旨元子弱少俟二三年舉行復覩
聖諭封貴妃鄭氏爲皇貴妃竊謂禮貴別嫌事當愼始貴妃以孕
育蒙恩豈曰不宜但名號大崇其於中宮不以偪乎且貴妃所生
固皇上第三子也猶然亞位六宮則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
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典非所以
重儲貳定衆志也伏乞俯從末議收回成命以協輿情臣愚不勝
大願且臣之所議者末也未及其本也臣愚以爲皇上誠欲正名
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發德音下明詔冊立元嗣爲

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上震怒抵之地乃偏宣二十四監掌印至諭所以冊封貴妃非爲東宮起（此段敍來如見逼真亦史公）見而科臣指斥過甚不堪之意以手拍御案幾裂中官環跪叩首上卽欲批旨意在予杖而手顫不能御筆如是者三怒稍解奉旨冊封非爲別故因其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某沽名賣直窺探上意著降極邊雜職云云得廣昌縣典史去初公疏上次日卽下中官傳某親自領旨甚急左右皆怵公懼有不測盡先服藥往公固不肯聞命卽日策蹇出都門國本之議自公首發受嚴譴凡在京九卿科道及南都臺省申救者疏凡十數上不省

而主事孫如法科臣沈璟至被杖幾死自後言者蠭起至于三案互發黨議相軋垂六十年然自立儲自有長幼之旨出言者皆得

（特仍此句斷看分明）

藉口以取必于主上朝廷雖厭之而終不能奪也故事言官降雜職者多投牒去鮮之官者公曰孰非君命耶吾焉避之居廣昌四

（此處不）（以廣昌縣下、取績令、文氣一片、）

年量移餘干令丁外艱服闋至京時太宰相求去公上書責其不宜乘機委卸詞甚切直別載文集中首相同郡沈公一貫公館師也嘗爲人言皆吾君子也語傳播遠近公値之朝昌言曰國本未定諫官相繼得罪公何以謝人言沈公曰事至此卽十張子房亦無益公曰如某所見正不須一張子房祖宗養士二百餘年豈無

忠臣義士願以一死報朝廷者公但主持于上諫臣以死爭之於下殺一人復一人進殺至數人不止皇上亦且寒心此時公出而徐以一言回之可不勞而定今大事之去留在相公公奈何遽出此言失天下望時聞者皆爲頭縮沈公愈怒退復草疏尤激切其（此疏尤切）略曰（史不載）臣既以身許國而陛下復以信許臣臣之初心未竟者十有六年陛下之大信未成者亦十有六年事在悠悠猶堪有待危機已著更待何時故臣不先不後欲以此日責大信于陛下以畢臣之初心且惓惓以釋危補過望陛下非得已也爲國家安危慮爲萬世綱常慮至急也初臣爲諫官因冊封皇貴妃有慎封典重儲

貳之請陛下降旨云立儲自有長幼以臣疑君驚直而斥是臣之罪在不能仰體聖心謫有餘辜也繼而禮官沈鯉有免斥言官之請陛下降旨云因其賓厥有過之地故薄罰示懲是臣之罪在不能仰成聖德謫有餘辜也信斯言也陛下唯恐見疑于羣臣以得罪於天下後世將朝更夕改之不暇不意陛下之過舉猶故中外之人心轉疑初謂二三年舉行今且五之矣初謂蓐質清弱今則强壯矣初謂先冊立後冠婚今則反欲倒行矣夫冠婚可委曰清弱冊立何嫌於强壯徒期不舉當機復靳假手于人借言于激人將有以窺陛下之微矣又奚怪乎盈庭之嘖嘖耶彼偃仰風議之

人方且怵威投鼠甘心煬竈坐視陛下孤立於上徐視陰陽之定而坐收其利即有曲意調停者亦不過就中轉移望風瑟縮殊未聞有招不來麾不去如古大臣之風者且此非特不忠于陛下而已究豈有工于爲宮掖藩邸計而善成陛下之愛者哉夫有卻座之諍始免永巷之菑人彘之鑑燕啄之禍非不炯炯也陛下奈何溺衽席嗜美疢甘爲子孫賈無涯之禍而不顧耶夫弓不張則不揚矢不激則不遠士不臨禍亂則忠憤不決烈以祖龍之酷尚奪氣於茅焦之解衣危論以嬴秦之暴士尚有建節積屍闕下而不悔陛下欲以威劫正人而成其私竊恐威未及殫而大亂已成可

不戒哉。嘗讀史至晉獻公事。亟有感焉。夫獻公亦中才之主。其天性好惡。非與人殊。必且以並后匹嫡爲無傷者。而孰知用意一偏。禍延再世。社稷幾墟。故人主之託身。不可不慎。託身賢士大夫。不引而致之。明盛不止。託身于宦官宮妾。不引而致之。於亂亡不止。陛下神聖英斷。御一皇貴妃。何足爲患。然亂自女戎。三代已然。其寵已極。其度必移。今道路之言。日有間矣。咸謂冊立不決。由皇貴妃牽制所致。甚者以爲窺伺璇宮。懷逝梁之非望。又甚者以爲齮齕震器。徼墜紐之適然。揆之理勢。或非實事。迹其隱微。夫豈無因。萬一外戚中涓。有以邪謀綴皇貴妃者。恐皇貴妃不得自由也。萬

一諸臣媚子有以家事悞陛下者恐陛下亦不得自察也臣又思之陛下動以祖宗爲法而尤慮章世廟爲兢兢夫大本之建列聖皆豫唯世廟差晚耳則陛下所法宜何適從哉若必欲取法世廟竊謂世廟雖不建儲猶不憚令景王之國以絕羣疑而杜覬覦此又不定之定不立之立也獨不可法歟夫事關宮闈則夫綱宜正事關長幼則父綱宜正事關臣庶則君綱宜正嬖倖可從兩宮何爲不可從冠婚可行冊立何爲不可行軟熟不激忠言何爲而獨激此陛下所不能自解於天下者也欲天下之無疑已難矣哉臣前爲言官而言以職諫也今不爲言官矣不當言矣然臣之官可

奪而臣之志不可奪臣待罪五載不忍遽去臣非有所戀也受陛下之恩深義不忍去而生視國事之日非陛下倘有感臣言即發德音冊立冠婚一時並舉臣雖死猶榮若罪臣出位加臣沽名則臣已席藁括髮待矣斷不願與中立觀望全軀保妻子之臣同覩息於天壤也疏上留中公欲再疏爭之沈公鯉不可挽公手以付公座主敖公文禎曰君家好門生宜善成之敖公曰子不欲立東宮耶即欲立東宮不宜過激乃止執政既銜公嫉主爵無得隨例補除每用啓事特奏之而上之始識公也有不許朦朧陞用之旨特疏公名于屛風執政覘知之故啓事上上見輒嘿然凡待命七

年不報辛丑十月有詔立皇長子為皇太子公喜遂歸杜門垂二十年人皆惜公之不用以去且老公則謂吾身雖廢棄而其言幸此篇前文深得體已行行而宗社之計定天下以安是上之知我深逾于寵祿我也故雖貧無儋石儲而未嘗有愁苦不自聊之歎光宗立起太僕寺少卿御史逆案潘汝禎者舊為邑令多所乾沒公諷之亟至成嫌隙伺公抵京則陰令吏科薛鳳翔劾公老病失儀宜致仕鳳翔亦逆黨也公曰吾此行欲一見新君哭舊君耳豈能與若輩爭進退哉朝廷方下部以國本建言舊臣命從優議覆而公遽引疾去矣公釋褐歷常改給諫服官任事僅四閱月而謫謫十餘年至京坐

府未幾旋報罷蓋是時逆閹潛萌相與講張爲患者幫結于中外如潘薛之輩其醜正嫉賢而欲亟擯而去之者宜也然公忠義倡塞所得自見者國本一疏耳猶邇久而後定中拖于柄臣後尼於羣小至不得使其身一日安于朝讒言頑黨懸而不抒就其中同志如福清吉水諸公皆坐視顛蹶嘆息而已不能一引手救何論其他天啓之敗政至于網罟塞路讒夫高張于公之一去兆其機矣此豈獨公一人之不幸哉識者謂公不去必與於淸流之禍小人之忌公適所以爲公而安全之也然豈公之本志哉公尉廣昌

補敘

補地政績

日羣士而課之學宮延名儒綦先生爲之師士哲府試同遠則言

於臺。竟以名達學使者。著爲例。邑有白狼爲害。傷人積千餘。公檄于邑城隍神。捕之立得。遂磔焉。三涇祠歲殺人男女以祭。否則巫言且爲禍。公下令焚其祠。而民無諱者。令餘干尤多異政。有孝廉訴妹殺于其夫者。夫監生陸某。再殺其婦。而及于孝廉之妹。公受訴立至殯所。將啓棺檢焉。陸拊棺哭之哀。公亦心動。至夜夢婦披髮來。目盡出。手招兩乳迸裂。血流股體。旦以狀告其夫。曰不爾。吾甘受罪。及啓視。則席稿以生納于棺。宛如夢中所見者。夫詞服。而前所殺之兩婦。其冤并得雪。宋丞相趙忠定公汝愚墓道。爲守塚方氏所侵。方宗彊。其子孫茹恨不敢言。公闢親勘還之。爲文以祭

忠定未幾雷捽其人擊而斃之于墓下如倒植然樹碑禁民佞佛溺女所活民女子無萬計公不以謫官自處盡心政事廉潔明斷而本之以仁愛故凡所爲兩邑興革利弊不可殫述而民皆得蒙其利歌思之至今此其尤稱道人口者公家居三十年坐臥一小樓於書無所不讀著五經緒言史論手緝二十一史平衡錄醫學地理書各數種尤精于易有周易容光易會諸書皆晚年心得行楷法顏歐所讀書皆手書之累數千卷天性剛直遇意不可若雷拜矢激人無得撓者事過恬然不貯于胸待子孫威嚴若朝禮動必以法于鄉黨宗族以恩通籍四十餘年守先世遺產數十畝分

找敘家居以行誼

毫無所增益租入不充而常欲節衣食以給貧者位不過四品闔
門養重而人常翹然如利澤之及已萬曆季年稅使四出令韓蓋
括邑中契券所搜索盈萬金猶不已將開告訐之風名爲覈實意
主于破碎富戶人情驚怖思變父老頂香至門求解于公公謁令
使強出其契事得止邑人感之爲立尊德祠於北湖墦尸祝之而
令遂切齒于公令故潘汝楨同里戚黨故汝楨之排公也益力然
公自再詣京師目擊時事遂無意于用世嘗寓書族人曰吏部以
掣籤官人兵部以封婚媚倭大臣皆持祿養交日夕如雷霆霹靂然
在頭腦上脅息無敢出一言爲天下者中原陸沉恐不難致吾此

身不可以再嘗試矣權人怪吾狂言誠勿出其書自審時覩之宜切當時[illegible]最[illegible]

士大夫之弗以為狂者百無一二也孰知其應在數十年之後若親見其事而言之者然不幸公竟以守困老死嗚呼使公得行其讀[illegible]之[illegible]

志其設施亦未可量也公三子長諱思敬戶部司務次思素思復皆諸生崇禎十三年戶部公請郵闕下從子御史思睿亦上言之有旨賜祭葬贈太常寺卿蓋異數云

磅礴英偉數千言一氣貫注此先生悉心營構之文然按之正史並係實錄唯史文刪削太甚不及此傳之詳備耳